

宍陰存稿

射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275

3



文庫11

△1275

3

柳田泉文庫

010190527110



右陰存稿卷五之學與古書東講高閣賦  
亦其其秘善齋書莊函廷江門行鹽谷世



管子敬仲之為人。後儒多以為聖賢所不取。然我夫  
子則未敢非之也。其謂之器小者。蓋惜之爾。彼其才  
如此其奇也。其獲乎君。如此其專且久也。能和戎於  
王矣。而其居揚拒泉。臯伊。雒者。未及攘而逃之。能徵  
貢於楚矣。而其僭王。凌弱。殪小。則未及匡而抑之。能  
聽曹沫言矣。而不及先其劫而反之。侵地。夫子為魯

管子存稿

卷五

鹽谷藏書

相七日。即誅少正卯矣。仲與豎刁易牙開方居數十年。而不及屏而遠之。陳恒弑其君。夫子請討之矣。而仲之討。晉亂。師及高梁而已。里丕之賦。不及正其典刑也。弗擾一叛夫耳。夫子尚欲藉焉以興東周。仲逢英主相大國。而其效力王室者。未能十之半。故夫子之論管仲。為周室惜之也。其為人則固謂之仁矣。至其書多精語良猷。間成乎門人手者。雖驢駁不一。要亦可攷其跡。善讀者擇而致諸用。可以參周官而匹孟荀焉。自科舉之學興。古書束諸高閣。加以舊註踈

謬。傳寫又多譌誤。遂致使人不樂讀焉。歛肥安非仲平。識高天下。其於諸子。最好管子。研鑽數年。終作纂詁一書。管子之言。由此而昭矣。韓昌黎有言。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余謂求觀三代制作之意者。必自管子始。善考制度者。觀意於法外。唐虞夏殷之制作。周公善酌而裁之。周公之制作。管子又變而通之。溯其流而討其源。審損益之故。而知繁簡之宜。於治平之道。蓋思過半矣。仲平於周官儀禮等書。亦嘗有撰述。周公之所裁宜。管子之所應時。必有所洞觀。

而通悟。然此其意中事。纂詁之書。固不及筆之也。善觀書者。觀書而不觀於書。觀此書者。其亦知所觀焉哉。余與仲平交四十年。及書成。屬予一言。乃不辭而序之。元治紀元仲秋。題於茗溪之官舍。元治紀元仲秋。題於茗溪之官舍。或曰。向日向私史序。流傳未廣。意亦未大。其與夏均之周官有內史。又有外史。外史掌四方之志。解者云。謂若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是也。蓋列國亦各有內外史。毋論乎邦君起居政事。暨士大夫之言行。乃至佃兒野人。商工婦女。隱逸之流。苟有片善瑣媿。一

技一藝者。輒采而筆之。纂成簡編。以時貢諸天子。外史閱而識之。府而藏之。以審萬邦之事故。其書既藏於各國。又藏於王府。亡乎其國。或存乎異邦焉。當衰亂之世。典籍散佚之時。左丘明尚獲一百三十國之寶書。以述春秋。內外傳者。由有是官也。封建變為郡縣。凡百制度。皆不逮古。封建之政。本詳而未該。郡縣之政。首重而尾疎。蓋建國千焉。則邦國史僚。必有數千萬人。以數千萬之史。耳目九州之事。亦足以罔羅靡漏矣。至郡縣之世。則朝廷史局。只有數十員而已。

欲以數十員之史視聽天下之事奚可得乎蜀志多闕失隋史不載王通以衛逖之奇勇高操而唐書不為立傳以閻應元之精忠偉畧而明史缺書其人如此者指不暇俵夫欲博蒐精討片善曲藝毫無滲漏莫若俾本土之人錄本土之事俾本土之人錄本土之事莫若周制之得也前二十餘年余有志於修史欲輯四方之野志因人彙類勒成一書命以方志類統其後世途坎壈心期齟齬業未就緒而頭已禿矣頃者飲肥平部溫卿集其本藩事蹟上從公家下至

於一武夫一藝工旁搜博索拾佚抉隱以譌國志名曰日向私史凡若干卷其體建類紀人畧與余創意同飲肥者故國也自其藩祖開邑至今六七百載中間干戈時起沿革匪一文獻無徵雖則本土之人而以今考古其實莫異乎蒐討遐方焉矧溫卿為藩參務數祇役都邸身不為不勞矣務不為不劇矣而退食餘暇偷閑惜陰不玩不惰黽勉數年乃克就是舉非精力絕人而能如是哉及其徵序秉簡瞠若者久之

唐宋八大家文格序

嘗聞兵家之論陣乎。陣元無法也。古之名將臨時而制形。有如雁行者。有如偃月者。有如魚麗者。有如常山之蛇者。千變萬化。機存於胸而形成於地。未始名爲某法也。後之言兵者。觀其陣可以爲法。而後人不可以復加也。創之名曰。如是者謂之雁行陣。如是者謂之偃月陣。如是者謂之魚麗陣。如是者謂之常蛇陣。極其變化而定之形制。以備臨時之用。可融而不可泥也。蓋智之至者自我爲法。而其次者率法以悟。

機。至者少而次者多。則陣不得以不立法也。文章之道亦猶是乎。文元無格也。古之能文者。應宜而創體。有立說者。有設難者。有解題者。有不解題者。百態千狀。契存于心。而章成於紙。未始命爲某格也。後之論文者。觀其文可以爲格。而後人不可以復加也。叙之稱曰。此立說格也。曰。此設難格也。曰。此解題格也。曰。此不解題格也。推其態狀而分之體格。以備應宜之用。可通而不可拘也。蓋才之至者自我爲格。而其次者守格以知契。至者希而次者衆。則文不得以不立。

格也。此唐氏文編所以題格。而川西士龍之所以有斯選也。士龍舉母藩儒負淵於經而富於文。嘗取文編抄其題格者類而彙之名曰唐宗八大家文格。欲與以傳於世。屬序於余。蓋自古輯文章者多矣。或取於一家。或取於一代。或選而批之。或部分以辨體。其專於分格者。世未曾有。士龍是舉其有益於初學也大矣。然曰運用之妙存于一心者。非古名將之言乎。曰出新意於繩墨之餘者。非古能文者之語乎。則拘拘焉墨守以爲文章之格盡於此而已者。非斯選之

意也。天保戊戌菊月上浣。

刻二十七松堂集序

古今能文之士非好奇也。所遭之境奇。則文亦從而奇焉耳。朱明之季。制義敗才。奄豎敗政黨。禍敗人而流賊胡虜遂敗國矣。士生乎斯際。抱負器識而不得其位者。不能登革敝制。以養天下之才。不能誅逆奄以培國脉。不能揚明哲保身之訓。以矯僭妄詭激之病。不能麾三軍之衆。以殲草賊胡虜。其忠肝義膽孤憤深慨之氣鬱積磅礴。久而不洩。觸境而爲文辭。以

自喜若侯朝宗魏冰叔廖柴舟是已。讀三子之文。攷其所交游之士。一時草澤中。何其多竒材也。而又怪明史傳其人者絕少。何哉。豈三子欲竒其文。而張皇其人。華勝而實否。與其入皆憤世嫉時。不欲見其竒。幽潛窮愁以死。與要之大史氏不傳。而文士傳之。明氏之多材。因以見於世。可謂文由境以竒。境亦由文以益竒矣哉。邵子湘有言。朝宗以氣勝。冰叔以力勝。余則謂柴舟以才勝。蓋明季之文。朝宗爲先驅。冰叔爲中堅。而柴舟爲大殿矣。夫勝者所用。敗者之棋。

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以柴舟之才。嗚覺羅氏之盛。綽綽乎有餘。覺羅氏亦非不欲用之。而不肯爲。獨爲湖濬澤湄。娛憂抒憤之文。然則其所自喜者。將有不堪自悲者焉。其文之尤竒。不亦宜乎。侯魏集世多有。人人得而傳誦之。而廖氏集。舶載綦少。監察妻木君酷好之。將梓之以惠後學。屬二本松儒負山田士文校正。徵予序。余雅竒廖文。爲朱明三百年之殿也。於是乎言。文久二年壬戌二月。

山水圖叙

山水圖叙  
卷之二  
山水圖叙



古稱登高賦詩。可以爲大夫。夫詩小技也。大夫重任也。覽山河咏性情。是騷人之恒事。而爲可以爲大夫者。何哉。人之有器能。其猶石中有火乎。叩之以鐵則發。移之以薪則燃。炎炎不止。莫所不蔓。大人君子胸包古今。志在濟物。及其登高。山縱眺矚。俯仰感慨。不能自遏。發爲吟咏。以抒平生所蓄。則其材器志量。可由以見也已。若夫細人。算不踰乎釜庾。情不離乎牀第。觸物有思。如蜂蝶之迷花。雖有松柏之磊砢。榘楠豫章之輪囷。天矯者。在其側罔所注乎其目矣。前數

年。有人來示扇頭所錄詩云。僑窓風雨畫籠紗。魂夢欲飛天一涯。針路西南直如髮。睨過香港到爪哇。余讀而壯之。問是誰所賦。其人云。蟾洲岩瀨君在崎陽之作也。余乃嘆曰。君之才學志量。天下所俱知。今以監察出巡邊陲。應酬海外萬里之客。輪蹄所跋。無慮三四十州。其有曠世之思。宜矣。頃者君簡所歷覽山水圖。以徵序言。展而觀之。東起戶田河。盡中山山陽。西至肥筑。南窮泉淡紀勢。經東海。以終于六鄉河。爲圖二百七十三頁。不獨流峙之觀。至形便要害處。能

摸其真。俾人如脚履而目擊。以君之器能學植。跋涉此山川。其發于歌詩者。必不一而足焉。而此幅不題者。蓋謙也。昔陳倫炯作沿海形勢錄。郭起元作江海形勢說。又有圖以迭見詳略。今籌海者知所備焉。邇年道光鴉片之亂。英夷之奪定海。取乍浦。犯吳淞。陷鎮海。入圖山關。其出沒經由之路。大抵不出陳郭等所慮。使肉食者先事預備。則道光之敗。顧不如此之甚也。鄭漁仲有言。索象於圖。索理於書。君既有此圖。儻能施其餘力。為之說。以策其備禦。題之詩。以寓其

情志。則觀者之於籌海。思又過半矣。及其徵序。聊言此以從憑之云。安政六年冬十有二月。

地理全誌序

將欲宣聲教於四表。來者不拒。包荒而綏撫之。則萬國之情偽。不可不審也。忽乎此以貽後患者。古有之。明隆慶之事是已。隆慶初。葡萄牙請借濠鏡隙地。置臣不知其國何地。以為不過南洋島夷之類。輒允其請。金甌一缺。蟻穴壞堤。歐夷之擾。禹跡其禍。實胚胎乎此。是不審夷情之過也。將欲馳威武於八紘。取亂

侮亡拓疆恢土則四裔之地形不可不炤也。曹乎此而鈍兵糜賊者古有之。唐宗之伐高麗是也。唐之入韓宜耀兵於遼左而陰由登萊航海直衝宣川而全軍頓於安市。曠日無功者豈非不諳地理之過歟。今也夷欲罔厭海運日熟彼之來者歲益多而我亦將有事于四瀛焉。則文治武經不得不俱資於地志也。近代譯西輿地書以海國圖志瀛環志略為核實。然圖志失於雜志略主於事蹟皆未能悉於方輿。此書西洋士所撰雖間有疎謬而芟冗挾蕪蓋得二志

之要。瀏覽三日略足以瞭五州之大勢。則講地理者安得不以此為捷徑焉哉。頃者蟾洲巖瀨君捐貲刻之被徵鄙言欲辭不能乃書所見以塞責云。大日本安政五年戊午秋九月。

函洲遺稿序

今茲二月十九日川西士龍殞命於舉母城矣。其兄乾齋肱遺篋搜文詩鮮所獲問諸遠近故舊僅得雜文十數篇恐其遂佚請飭肥安井仲平熊本木下士勤校次余亦與焉。顧士龍之與予性行學術冰炭相

反而交合如膠漆。雖則知余與士龍者亦常怪我二人之趣異而意投也。士龍疎快軼蕩不可律以繩墨。而說經歸本宗儒。余則少時治物徂徠學。長研程朱書。然不能如世所稱道學家。而性朴訥。惟魯喜砥礪。廉隅嘗戲之曰。卿風神似萱園諸子。而所好乃宗學。余學出物氏。而鍊心似洛閩書生。而投合如此。此理之不可解者。士龍云。子之修省與吾疎蕩皆天。惟天與天遇。所以相合。因拊掌大笑。士龍胸次灑灑然。瑾瑕並露。最嗜酒。嘗訪友人不在。闕其鄰有老嫗獨居。

士龍直入拜嫗。願賜一觥。老嫗欣然開樽。乃舉巨爵自沃。酌酣歌舞。聲撼鄰壁。明晨悔悟往謝。則嫗之子在焉。亦喜迎呼飲。士龍復盤礴而醉矣。而嫗與主人未始知士龍為何許人也。蓋其天真爛熳。韻度薰人。人亦一見與之相忘如是。文詩類其為人。蕪辭累句。不必深修。而其精者自有天芬仙馥。如琵琶記文格。序代笠亭記。蓋為其得意作。與士龍交最善者。奧有松本實甫。讚有高尾太卿。皆偉男子也。而太卿看僚友疫疾。染漬以亡。實甫欲建防海策。觀南島地理。逢

風波而沒。士龍深悼之。與諸友議。將爲實甫表碣。爲大卿梓其遺稿。予亦與其謀。事未及就。而士龍又以非命殞矣。士龍骨相雄偉。面蒼黑色。一醜倍威。然其中有一團春風。醉後好誦大丈夫寧可玉碎。何能瓦全之語。今而思之。殆若爲之識者。哀夫。天保十三年壬寅四月既望。鹽谷世弘序。

行雲樓遺稿序

松島履卿之於文章也。好之甚於食色。乙未歲東下。訪予晚香之廬。一揖便問作文之法。予曰。爲之須令

滿腔有物。欲令滿腔有物。莫若通經史。通經史則義理融而人情透。古與今會。道與心浹。胸中有空湧不可闕者生焉。然後觸物而洩之。楮毫則起落擒縱。頓挫離合。意之所向。法隨而來。故學文與學道無二途也。不學道而求作文之捷徑。猶棄杖履而求御風之術。無此理也。履卿曰。古文中宜讀何書。予曰。莫若宗一家。然人好尚各異。不可以相強。但在乎子博覽而約取。多涉而精擇焉耳。履卿聞予言。若有首肯之留。九旬而去。後游于都者二。廣諮師友。益有所得。還築

行雲樓。架書數百卷。昕夕而誦之。時發為詞章。樓仰  
駒岳而俯鸞湖。雪月風雲。晨昏萬變。履御凭梧支願。  
挹秀色而襟之。慨然有感焉。謂吾信之山水。以奇嶮  
鳴於天下。昔者朝日將軍興於歧蘇。有若兼平兼光。  
有若行親親忠。乃至於娘子軍。有若巴美人。兵馬之  
強。關西無雙。爾來六百有餘載。寥寥乎無有魁竒俊  
偉超群異能之士。大名轟海內者。文與武時耳。吾雖  
眇乎。獨不可踵將軍之武。以與靈湖巨岳爭其竒耶。  
故其文以氣勝。欽崿磊塊之鳴。悍然溢楮墨之表。然

瑕瑜不掩。或不免貌擬形似之痕者。天慳之命之所  
致也。可勝惜哉。既沒之數日。其兄子德來自諏訪。抱  
遺稿傳母之言曰。坦也亡矣。所遺者只此。欲鏤以問  
於世。請子點定而序之。吾聞劖劖文詩。識者所恥。然  
其人既逝。則後之人。并其不足傳者傳之。以寓其感。  
亦情之不可禦者也。况在其母與其兄乎。乃受而校  
之。履卿與姬路津田于園交最善。有所作。必與之謀。  
故點次之役。予與于園分任之云。履卿名坦。號北渚。  
又號龍川。高島藩人。死時年三十一。弘化紀元之秋。

宋陽春集 卷五  
七月上浣。

古瓦譜序

天之賦形亦巧哉。賦物以聲色臭味。故賦人以耳目鼻口耳所以聽夫聲也。目所以視夫色也。鼻所以嗅夫臭也。口所以嘗夫味也。夫既如斯。則聲色臭味之於人。宜若有利而無害者。然而人之伐性亡身傾家覆國。未嘗不由此四者。何哉。均是聲色臭味也。而品有尤微。均是耳目鼻口也。而欲有濃淡淡於其微物。則爲利濃於其尤物。則爲害。害與利在人自取焉耳。

則人之於聲色臭味。可弗慎所擇歟。我公銳意治國。無他嗜好。獨以鑒古爲樂。及鎮浪華尹京師。馳人旁近諸州。以募古瓦。凡廢殿古城舊寺之瓦。聚焉。遠者千餘載。近者尚二百年。皆堅緻如石者。頃命搨之名曰古瓦譜。令臣叙之。臣愚竊察公平生惡旨酒。屏聲色。賤貨利。遠便佞。凡尤物足移人者。皆不入其好。今夫瓦之爲物。叩之則罄然無韻。觀之則黝然無文。嘗之則如嚼蠟。嗅之則與糞土不異。新者尚如是。况其故者乎。則其爲物可謂無聲色臭味者矣。而公僻好

之。此豈無寓意哉。嘗聞之。養心莫善於寡欲。而君相為最。蓋君相多欲。則群下得投其好。以行苞苴。苞苴之行。亡國之基也。公方當具瞻之地。百辟群司。孰不窺公之欲。而公獨好無聲無色無臭無味之物。又從而搨之。使人徧知。而他無所好。則苞苴無由進。而私謁不得由入焉。此蓋公微意之所寓也。不然則無用之玩。均是喪志之流。豈明侯賢牧之所宜深好也哉。天保丁酉月日。聖古為樂。又與。華。京。而。入。音。

奕譜序

當嘉祥仁壽間。皇子某出使于唐。唐主聞其善奕。命國手顧某為對手。至數十下。皇子技窮。顧問鴻臚曰。顧君幾手。鴻臚詭對曰。第三。皇子掩局曰。小國之一。不若大國之二。事在去今十年前。今則我奕大進。彼土之一。真不若我邦之二。觀其奕譜。可見矣。當今奕者之言如是。而予竊有感焉。蓋彼土之人。以圍碁為消遣之具。其好之者。不過學窓餘閑。偶寄意興。我邦則元和以來。官置碁所。給以稍食。是以嗜此技者。至於拋擲百事。窮畢生之力。宜矣。其彼衰而我進。



也。抑奕。小數也。碁所散局也。而精詣其技者。亦非人所能也。夫抱出人之才。沒齒於散局。非所樂也。然而窮其畢生之力。甘以小數自名者何歟。國家世祿養士。而無鄉舉里選之法。民之欲出草莽而就仕籍者。不能以德行道藝取進仕。而獨有局戲之可以食於官。故草野有奇質者。往往造極此技。以立其身也。李唐以詩取士。而詩冠古今。以書試人。而公卿多能書。國家設官待奕者。而技魁異邦。固其勢也。吾聞善奕者之對局也。往往有數日忘寢食。殆致眩暈

者甚矣。其專思也。今吾人研精於問學。如彼而不倦不怠。至老益勤。則德行道藝亦足以魁於萬國矣。而今未能然。果誰之咎歟。服部雄節者。奕中之選也。頃作新譜。示布子立局次第。以便後進。請序於予。予不解奕。特書所感以還之。天保丁酉。桂月望後三日。題於九里香園。

醫餘序

今之所謂醫者。我知之矣。華其室屋。麗其門牆。使望之者。謂由俞跗之技。以致朱頓之富。出則貴籃輿。盛

謙從東奔西馳來往如織使觀之者謂技售術行日不暇給問其業則曰醫者意也學古讀書俾拘而不通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蠹簡奚爲師以此自欺弟子以此自便習以爲俗恬莫之異蓋都下業岐黃者不下數十萬人而爲此言此態者十居八九焉以我所識尾臺士超則不然士超北越人本小杉氏弱冠來江戶學醫於尾臺淺南以師命嗣其家時家道尚微士超嘗辛茹苦拮据經營方啓處之不遑而偷閑以讀書未嘗張望侈觀以釣虛譽今則鬱然成大家餘

力所及有醫餘一書是編搜羅經子百家言涉醫理者分爲四篇間附評語以闡其蘊發新意於文字之表裁古義於今日之用不拘泥不執滯以意逆志如燧取火如湯灌雪使各書異條意思相發經緯貫通至其鈎章棘句訓詁以釋之考據淹博折衷的確有學究專門不易及者焉余與士超交也晚不及知其少壯之時嘗聞其同窓友之言矣某曰吾與士超學於龜田氏鑽堅鉤沈議論出人意外嚼秀咀華落毫成章醫而儒者也某曰士超精神滿腹其讀書老而

益疆學。追年進術。隨學長。可謂學術合一矣。吾觀於此書。以信某某之言。因將鳴諸天下。而曰。運用之妙。自問學出。有士超之學。然後士超之術。可得而致焉。世之張望侈觀。不學自欺者。其亦知所做矣哉。文久紀元辛酉秋八月。

廿四孝圖贊序

北越大竹英治者。中島鄉正也。舊弄狩野元信所畫二十四孝圖。囑四方名儒。以文詩為之題贊。既完。介其鄉人。請予弁言。余云。善哉英治之志也。吾非獨善

其志於孝也。亦善其所施之溥焉爾。漢宣有言。與我共治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今之與邦君共治者。鄉正也。而威惠教化之易行。有倍蓰。邦君者焉。君者日也。有司者星也。日之與星。非不尊也。然叫籲而不易達。攀援而不易及。有善未即慶焉。而有惡未即讓焉。小民之勤惰淑慝。與榮悴忻戚之狀。躬覩而親聞之者。莫鄉鄉正若焉。故鄉正而得其人乎。威惠之行。有捷影響者。而教化之施。有速置郵者。君之所患於民者。五。竊盜不與焉。四。體不勤也。酒色是耽也。賭博不顧

家也。使氣暴戾也。貪貨賄犯上健訟也。於此有孝子焉。有四體不動者乎。無有也。有酒色是耽者乎。無有也。有賭博暴戾犯上健訟者乎。又皆無有也。即使比屋而孝子。鞭箠不加可。鑽管不施可。狴犴不設可。如是則有司可拱手而坐。邦君可高枕而卧矣。吾聞英治好學有器幹。所管轄七十三村。孝悌治家。施及閭閻。噢咻齊民。劫盜游惰。興利除害。威惠並行。曩者與同志謀建黌舍於其鄉。擇師居之。米鹽之資。修補之費。細大有所措辦。俾足傳久遠而不廢。乃知不獨善

其身。進而有志於教化。大凡物以類聚。德必有鄰。一良胥出焉。必有二三良胥佐之。一孝子出焉。必有十孝子應之。視聽相感。上下相格。英治之志。自家而鄉。自鄉而國。非難致也。二十四孝云者。世俗所創稱。非通儒之所撰也。然其人皆至德偉行。海嶽靈淑之氣之所誕降。是其神必有與天地俱不朽。隨日月而運行之乎四海者焉。賁之以丹青。揚之以文章。英治欽仰之心。透紙穿帛。或將有聖賢之靈。感格游颺。衝屋飛輝。五采焜燿。照耀閭里者。欲不群黎歆動。得乎哉。英

治名住護其三十一世之祖曰住照仕池大納言平公。平公之北下住照從之家於中島。遂為北越人。今屬芝田侯之治下云。文久元年辛酉秋八月中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宕陰存稿卷六

江門 鹽谷世弘著

沐恩廬記

客歲臘月望。買廬愛宕山之陰。從築洲移以家焉。命曰沐恩廬。初祖考卜居宕陰。先考襲而住焉。予兄弟皆生於此。既而先考應聘今公。移居西窪邸中。居數年。又遷宇田川。逮先考損館。予乃遷於築洲邸舍。每過宕陰故宅。裴回顧望。久之不能去焉。宅有一古松。蒼然聳墻外。自先考去此。宅凡三換主。而松獨不移。

過之之日。時秋則思與親看月其稍。時春則憶與弟飛風禽于其下。常謂容陰吾之桑梓。得再家于斯。以終吾生幸矣。而家貧數竒。願莫之遂也。既徙築洲之五年。有久來告曰。容陰有岸氏者。將讎其廬。予踊躍起而慨然者久之。公聞而憫之。賜金若干以置之。於是乎予畢生之志願成矣。地餘五十步。屋數椽。前庭廿五弓而小。有竹籬劃其中。髯松從籬外。枕小衡門。成三偃蓋以立。頗與故宅之松肖。其下短松一株。團然承之以跪。如嚴父塊然端居。而子弟侍側以奉

訓誨者。左右有唐棣芭蕉西湖柳與篔簹數竿。而柿高二丈餘。枝柯扶疎。身成老鱗狀。園中之木翁也。愛宕山正當木翁之頂。相距不滿百武。檜烟縱嵐紛紛。撲軒而飛。最與觀雲為宜。一日有南豐人山本某來。既叙寒暄。目眦如含微睇。怪而問之。曰。我家在豐之鶴城外。庭面小巒。宛然與此居似。不覺有望雲之情。予亦為愴然。嗚呼。予之夢寐在於容陰者。忽忽萬有餘日。而今乃獲遂其願者。皆君恩也。則是廬之稱。欲不原之恩賜。其安不得而原諸。天保十四年癸卯中秋。

奚疑山墅記

一日游山園。有邕童爲導。自牆外望之。境極邃奧。似非常人居。有柴門。扁曰帶月。少進。仄逕一綫。自西向東。徑南有菊畦。榜曰掇芳。圃田數百步。旁列植烏桕。又有梅林。榜圃曰春及。榜林曰爭芬。徑北多楓。有饒霜之標。亦多松及櫻。標松曰餘陰。參差交互。具天造之巧。徑將盡。有泉澄冽可鑑。曰涓流。徑窮而降。北古木楠枅。雲冉冉湧。童子曰。此名停雲谷。林名歸鳥之邱。鳥倦飛而知還者。歸于此隅也。余意動。問曰。此何

人所宅。童子曰。主翁曰希陶。宅在城東。此爲其別業。常慕靖節爲人。所以園中標榜皆取於陶集。於是導詣一艸亭。顏曰奚疑山墅。圭竇桑樞。蕭然幽棲。允矣樂彼天命。而審容膝之易安者。主人風丰可想。童子指其北曰。此下有舒嘯阜。又指其東頭一邱曰。此撫雲峰也。語未畢。叢叢之聲破耳。余憮然者久之。嘆曰。嗟此非所謂思夢乎。嚮者余謬命爲吏。困頓於簿書期會。欲賦歸去而未能焉。今此之景與名。皆余平素之所夢寐也。天其或者將令遂吾宿志乎。居數日。樂

山公子見招。命宴。座有水。筑士文。藩之參務也。酒酣。出丘園圖。數副曰。僕有山莊。在近郊。吾君之所寵賜。吾父幸為記之。攤而閱之。異哉。邱畝艸木。風致標榜。皆如夢中所見。因為說疇昔之游。士文啞然笑曰。童子無乃僕之先驅耶。於是又披一圖曰。此墅外遠眺之景也。所謂撫雲峰之外。平疇千頃。翠樾清渠。與亭觀村舍。點綴乎其間。其外則日向洋。銀潮滉漾。南豐諸山。綿亘其北。而遙青一帶。杳靄乎雲表者。蓋豫土二州也。余謂士文曰。凡山水邱園之樂。有取於邃奧

者。有取於平遠者。有取於險怪奇壯者。三者不易兼焉。而是墅則園中之趣。邃奧有餘。園外之觀。平遠可怡。當夫勁風捲雲。海立山躍之時。則險怪奇壯。駭目盪耳。蓋天下之雄勝極矣。士文以官暇。偃仰于此。挹其邃奧之趣。以靜其機。吸平遠之光。以恢其懷。吞吐險怪奇壯之觀。以宏其才。進而有資於參翊。退而有佐於游息。此自柴桑棲遲之趣。而溯其祖大司馬之風範。於陶家祖孫一顯一晦之踪。可謂兼收其粹。而無遺蘊哉。此又余夢想之所弗及也。士文號希陶。父



諱周字濟卿亦為參務。盡瘁數十年。尤有功於國。是  
聖藩侯所褒勞而賜之云。萬延元年冬十一月。江門  
鹽谷世弘記。

春風堂記

佐竹侯有公族四焉。其居大館者。食邑六千石。隱然  
如古附庸子男之邦。今胄子桂城君。好學嗜文。志存  
於大雅。嚮者扁其堂曰春風。命臣某徵予文以為記。  
大館者羽州之極北也。其地高寒。七八月見霜。木葉  
既脫則雪降。三冬恒雲。無日不飛白。積餘二十尺。屋

舍盡沒。野無行人。人家設洪爐。盛薪炭。駢膝圍集。晴  
日或出而逢風。則積葢飄紛。撲面射鼻。目鬚眉垂冰。  
或有殫而死者焉。至暮春。雪融冰泮。則梅杏桃李。海  
棠牡丹。單瓣重瓣之櫻。百草之花。同時俱發。薰野照  
山。故沍寒雖可畏。而春風之麗。殊絕於他邦云。余謂  
是可以喻修身之道。治邦之理矣。周公曰。冬之閉凍  
也不固。則春夏之長草木也不茂。物理皆然。夫德之  
有剛柔。政之有寬嚴。猶如時有寒暄也。若乃剛而不  
勇於義。柔而不醇於仁。嚴而不肅。寬而流縱。猶如冬

而南風薰。春而飛繁霜也。愆陽不成。歲愆陰不育物。不中莫以成德。不和莫以立政。必也。如大館之冬與春。而後爲適焉耳。獨怪北人之性。剛者鈍於機。柔者未必篤於仁。譬諸物。芥薑之不辣。石蜜而不甘。於其味乎。奚取焉。若然者。無乃進善慢而祛惡不勉耶。人既如此。其爲政益亦類此。則大館之人之政。無乃與其風氣節候不相似哉。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風化之所沾。可俾其民亦與天地肖。吾聞桂城君敏而懋德。慈祥愛人。其名堂以春風。意可知已。想當日麗風

柔之時。登斯堂。舉簾以望焉。則霞彩軒舉。山水明媚。紅熏綠暉。羣鳥和鳴。耕夫謠而游人抃也。顧而想客臘之光景。玄陰凝結。天地無色。飛素如咽。翔走絕蹤。身亦栗栗毛顫也。君於此必有所感矣。應曰。德備陰陽。化齊四時。肅者如茲地之冬。和者如茲土之春。剛柔相摩。寬嚴相濟。而後與天地合德。令斯民亦肖之者。或可幾而造歟。則余之欲進言於君者。亦不過如此而已矣。是爲記。

兩村書屋記

三百年外。爲百戰之地。何州無有。而尾爲最。二百年來。爲文明之邦。何藩不然而尾爲先。尾之爲州。西控京圻。東隣參河。元龜天正間。織豐二氏相繼而興。與我參河。或合或離。當其時。尾爲四戰之區。及神祖建三藩。紀常二公尚幼。獨敬公長而好文。因賜尾城。輔以成瀨竹腰諸賢。是以奎璧之運。先集於尾。風化之所漸。才彥彬出。稱多文學之士。其在今而顯于下者。伊藤民卿亦其一也。民卿州之沓掛人。其先仕織田公之將池田氏。支族啓別房於沓掛。世爲里正。至

今六世。民卿好學。修文行。以老辭職。專以經藝訓鄉子弟。其家在平疇間。旁有山。曰兩村。孤阜隱秀。如偉人高士。撐瘦藤以立。民卿愛之。造書齋於其址。扁曰兩村書屋。頃者折簡以請。予記。予昔西游經參尾。觀其文物。訪其戰場。迂路過民卿而宿焉。登所謂兩村山者。南俯滄海。東北接濃信之山。距參境僅里餘。尾城在數里之外。小牧長湫。桶峽長篠。大戰之地。近者一二里。遠者三五里。不在山東。則在山西。二三百年。賢哲英雄之蹟。得撫而致。諸軒楹之間。民卿之住此。

養閑對景。觀日朗波恬。澄波萬頃。則想岡崎之龍躍。鳳翔祥雲瑞氣之集。及花柳交陰。羣鳥和鳴。則想尾府之建明。良際會熙熙雍雍。以致今日之盛。至雪封水閉。水澤腹堅。則想忠臣義士。殉難竭節。以衛護國家。及觀風雨晦冥。雷霆震激。海立濤怒。洶蕩翻軋。則想千羣萬馬之馳突。英將勇士之叱咤。喑啞。如此者不一而足。其所感觸。皆足以壯士氣焉。語曰。高人多感慨。夫胸次高。則眼空一世。遺于今者。必感於古。感則興。興則勤。勤則成矣。民卿居隴畝。而使鄉人愛慕而模範之者。豈非亦有所興於賢哲英雄之蹟而然耶。姑書以問之。安政四年丁巳暑月記。

濟美堂記

越之蒲原郡有中嶋村。地隸芝田。其鄉正曰大竹住護。曰星野某。里正曰淺野正德。皆嗜學修文行。鄉人服之。萬延元年秋。三人相謀。創鄉校於中嶋。設講堂。栖士樓。置射埒。演武場。延邑人若月元輔爲教授。某爲藝師。請祭酒林子所以名之。林子乃書文武濟美字與之。名曰濟美之堂。今茲春。星淺二子適至江

都來見。屬予爲之記。予爲語之曰。學之一文武也尚矣。然習文武之技易。濟文武之德難。而越之州何其多文武之材也。試溯天文永祿間而觀之。當上杉氏之興。謀臣猛士如雲如林。大率莫非文武兼資之材。世徒求文武於技藝之末。故戰國將士。惟幄之籌。有傳於今。而風雅之采。無遺于後。攻城野戰之功。照竹帛。而無文藻詞翰之垂不朽。概謂之偏武之士矣。不知其人。備嘗險阻。閱歷艱辛。動心忍性。礪磨切礪。濟其智勇。公爾忘私。比財糞土。視死如歸。以忠乎邦而

孝乎家。不謂之文武之材。烏乎可。然人將或曰。如此者。皆天挺英質。非磨鍊之所造。是亦自弃之見也已。盍博觀於越之野乎。米峯彥嶽。卉木榛蔚。雲霧蓬勃者。今有異于昔耶。信濃之河。福州之湖。洶洶而湧。滾滾而流者。今有異于昔耶。沃野千里。茫茫幾萬頃。稻粱菽麥黍稷生之。麻棉蠶桑歲殖焉者。今有異于昔耶。然則人胎山河之神。衣食厥土之毛。以生焉者。其天君豈有獨與昔人異哉。人唯患志不立焉耳。今之人。褸衣甘食。安佚是希。而昔之人。則藍縷糟糠。沐櫛

風雨。今之人利欲糾拏。目眩妖冶。心奪紛華。而昔之人則衽金革。枕干戈。志不忘授元。其異者唯此。而材之所大不侔者。職是之由。苟使今之人。監縷糟糠。而孜孜勤業。以衽革枕戈之心。而鑽研經藝。磨礪性情。如是而材之不達者。吾未之見也。昔適米澤。觀於興讓館。與其士大夫游。昔之謀臣猛士之裔。今皆彬彬於道藝矣。越之人。其無意於與若人。並轡而追逐歟。人之庸行四。曰孝弟忠信。其達德三。曰智仁勇。凡游斯學者。能奉師訓。入則孝。出則弟。言必信。行必忠。優

柔道藝。以養智。養勇。養仁。使其父母曰。幸哉。吾子之好學也。其鄉人曰。懿哉。吾鄉之多材也。其君大夫曰。善哉。我民之濟濟自興也。夫如斯然後濟美之名。為不虛矣。不然而褸衣甘食。汨利欲。眩妖冶。奪紛華。以廢其業。則不獨負是堂。又為負越之天也。子還。請以此諭諸學之子弟。二子拜曰。謹奉教矣。迺次其語。以為濟美堂記。文久紀元辛酉九月初澣。江門鹽谷世弘撰。

夢嶽樓記

西行法師抱高節絕技。縱游天下。所到有吟咏調逸。而意遂使人誦其歌。而想其丰采。其尤膾炙人口者。望岳之什也。世傳西行愛岳。而不登岳。謂芙蓉秀色。可挹而不可就焉。亦風人之雅趣哉。夢岳山人之築此樓。意亦如是歟。山人三河人。承父祖素封。澹如自守。少學於浪華。常寄意於文墨。今將讓家其弟。而棲遲於京之東山。尤好山水。嘗游關左。過岳麓而不登焉。還構望岳樓。屬予爲之記。予亦未登岳者。烏能記人之夢然。嘗讀前修登岳之記。有餐太古之雪者。有

挹箕斗而揖牛女者。有躡雲雷於脚底。縮滄海於一瞬者。有聽天鷄於中霄。觀紅曦於夜半者。種種幻相。山人在衽席而逢之。其胸次亦浩哉。山人游屐徧通邑大都。舟車輻湊之地。紛華花柳之街。足踐而目過焉。使之少志于殖貨耶。爲陶朱。爲猗頓。非無其基也。或使微耽於聲色耶。爲長卿。爲杜牧之。非無其才也。皆泊然弗顧焉。吾將三浴三熏。諸千里之外。乃爲歌之曰。金兮玉兮。我弗攫之。以爲喜也。紅兮紫兮。我弗擁之。以爲美也。東方有佳人兮。冰肌而雪理。綴日星

以爲帳。環烟霞以爲宸。撫雲鬢於縹渺。接蛾眉於鴻濛。陽焰燼兮。燼我九骨。白露溥兮。溥彼仙容。飡灑氣而飲腹。吸秀英於紫穹。昔有高僧兮。望山而不登山。恨盲風于斷雲。飛逸思於無垠。維厥意有待。知於後賢歟。於戲。山人可謂尋蹤於千年也夫。

遊墨水記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游墨西之超然樓。樓係松本鑿。負下條氏別墅。余適病齒不赴。後數日。齒墮痛除。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殿於前遊也。抵三迴

里。則花木兩三株。欣欣邀人。古歌所咏。芳山之口。一樹先導者。想應與此同趣。行數百步。樹滋多。花滋穠。清流碧疇。左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蘋翠楊之表。所謂超然樓。應在此際。時有游舫。載妓過其下。因戲口占曰。昨日樓頭會李杜。今日樓下見楊妃。九墨堤十里。兩畔皆櫻。淡紅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者欲語。間有少曲折。自第一曲。東北行三四折。以至木母寺而窮。曲曲回顧。花幔蔽地。恍疑無路。排而進。則如白雲空湧。杳不見際涯。低回之頃。肌骨



皆香。使人欲化蒼仙。既而夕陽在林梢。落霞飛鳧。閃閃乎垂柳疎松之間。長流滾滾。潮滿石鳴。西仰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翠鬟如拭。又宇內之絕觀也。先師慊叟嘗語予。吾歷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趣莫及墨水者焉。洵然須臾。天陰風起。落英繽紛。游人匆忙散去。而暮鐘之聲。沈沈度花間。余於是悄然有感焉。天有陰霽。花有開落。而人亦不能無老少盛衰。自顧艾年加七。齷然齒復墜矣。今春所拔舉子數十人。大率青年妙齡。前途萬里。皆邦家之英也。自今以往。

其人學益進。才益秀。以供天下之用。則與此地之花。真足競其美。儻或一舉自喜。頽墮委靡。如落花化泥。則吾輩無狀。白首叩地。以謝謬選。未足贖過也。既游之後數日。僚友會超然樓者。各有記若詩篇。見示。不堪伎癢。乃追記之。以殿於卷尾云。慶應改元乙丑。花朝後三日。

其入學益豈不益衣以對天下之用順與此此之外  
真又其美其美一舉自喜其美委舉其美其美  
順吾輩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

宕陰存稿卷七嘗不期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

古語軒亦不期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其美  
楠公神鈴記 順與此此之外

古銅鈴一枚。圍規若干寸。上有龜蛇像。面題鎮宅靈  
府神。背有建武二乙亥楠正成八字。銅質蒼鬱。古澤  
可掬。其為五百年外物無疑。據陰陽家說。鎮宅靈府  
者。玄武北斗之神。兵家所崇祀也。建武乙亥。為藤黃  
門既逃。足利氏反之年。顧者楠公料天下遂大亂。造  
是鈴以用於禡祭歟。夫鈴者所鳴焉。以告神警人也。

公精誠貫日月。其初舉義兵。誓天指斗。以彈丸孤城。當百倍之軍。賊卒不能克。由是而四方勤王之師作焉。以滅北條氏。而中興之業建矣。此豈非公之中心告諸神而神聽焉。警諸人而人應焉乎。雖然神聰明正直。依久而行者也。人主之心正。則鬼神之報明。人主之心慳。則鬼神之應亦昧。及天子惑妖艷。嬖讒慝。疎忠賢。而斥讜言。則雖以公之精誠。令丁然百鳴而百告。神亦不能奈之何。而况人乎。余平生讀史。至南朝興壞之際。未嘗不慷慨憤激。眦裂髮豎也。前二十

餘年。西游入芳山。拜延元帝之陵。陟降金剛山。尋千窟城趾。哭於公之墳。遂經攝州。弔櫻井舊驛。抵湊河。灑涕於嗚呼忠臣之碑。所至翳薈荒涼。狐兔驕而颺颺遊。爾時若獲玆鈴。以心所紆鬱。鳴焉以告公之靈。則儻或有山鳴雲湧。樹震水躍。鬼神飛舞。駕靈輿。驅飄伯以來者乎。鈴今落於渡邊士行之手。士行好古之士也。平素欽公之英風。及獲之。什襲不啻。摸其形以示於同好。觀之者其於忠義之心。幾乎亦有所警焉哉。慶應紀元乙丑重陽前一日。昌平學教授

鹽谷世弘記。

記名馬今高砂

今高砂者奧之鍛澤所產也。其色鹿毛。筋骨剛勁。眼清氣深。胸下有旋毛。相馬者以爲駿驥之徵。嘉永三年上田侯獲之。使馭者調訓。不蹏不蹶。耳目不驚。舒行如舞。驟行如翔。折還中矩。圜轉中規。所習莫不諧焉。侯曰。真龍種也。昔吾自姬路來。先君賜良馬名高砂者。取高砂老松之名。以祝馬之壽云。今此馬其流亞也。宜呼爲今高砂。愛撫弗措。出必從之。道路觀者。

莫不指顧而曰神駿也。齡旣老。猶惠養之。伏櫪荷恩。如祿官吏乞骸骨者然。藩御士門倉信敏介石野恒卿。請余爲之記。古云。毛蟲三百有六十。麟爲之長。而馬不與焉。然善解人意。能爲人驅使者。莫馬之若也。凡馬且然。况其尤者乎。劉備馬名的盧。嘗爲追騎迫。墮溪水中。備謂的盧厄矣。可努力。乃一躍數丈。遂脫難。侯端被賊圍。賊張布於街。欲生擒之。端一劔挑布。一劔截而斷之。誤墜劔。所乘馬口噉之以授端。如此者。非直解人意。豈非材之神者哉。畢再遇馬名黑大。

蟲常從軍。畢卒。羈以鐵絙。偶聞金鼓聲。斷絙而出。健卒十餘牽歸。云將軍既沒。汝母生事。馬聳耳汪然出涕。長嘶而斃。如此者。非啻為人驅使。其性情乃有繫於人者矣。馬之食於人。猶如士之食於國。世亂其材。然後見焉。世平則無所見。其異矣。今此馬生乎邳隆之時。爲仁君所畜。腹飽芻菽。起伏乎清閑。夏則紗幘避蚊。冬則戶障防寒。出輒玉鞍錦鞅。取悅於路人。既老。不却於郊甸。不負糞穢。悠然翹首於槽棧之間。雖無所見。其異而其爲生。不已幸乎。抑齊宣不忍一牛。

孟子導之以可以保民。梁武終日一食蔬素。不殺犧牲。范子誚其徒善不足。以爲政。均是愛生也。推之則足以治邦。不推則不免爲庸君昏主。今侯既已仁於馬矣。其亦擴之於民於邦也哉。記馬。并言之。以告僕夫。

觀昌平船記

昌平船。薩侯所造也。安政二年春來。江戶海。余以四月念九日。從其藩士井上某戶塚藻德。往觀焉。船長九丈七尺餘寸。深三丈二尺餘寸。寬二丈二尺餘寸。

旁板厚尺有餘寸。木料多用松。舳端以捕板覆之。其吃水處包以銅片。內爲二層。上層兩邊安礮十位。下層三室。左右廈閣藏彈丸及凡百器械。其下可載物。火藥艙在前頭最下。外板內鉛。鉛厚一寸。板三寸。桅三頭。桅長若干尋。圍若干尺。次桅差短而小。材皆用杉。每桅分爲三截。用布爲篷。篷索數十條。紛如蛛絲。艙端有橫桅。長若干尋。舳尾有玻璃窗。舳裏時懸風橐。斜口長身。扇于口。拖于身。風輒習習集。有快蟹。懸在舳外。以鐵鎖上下之。合而觀之。其制如洋船。而雜

以關船樣。大者如是。其細不可得詳。看覽略遍。於是司舶傳令。舳人可四十名。應聲走。輓轡以起。碇。纜。綱者。引繩者。執舵者。登桅斗者。張篷者。建旌者。順序立。辨。帆既張。進向東北。嚮在砲洲外者。倏然入洲內。船之快利。與舳人之慣熟。洵可驚異已。予於是竊有感焉。往年清之與英戰也。每合皆敗。雖有忠若裕謙。智勇若陳化成者。無所施其能。議者謂雖由清人算失。機宜亦器械不備之所致。未雨綢繆。先駕視輶。宜及今多作戰艦以備之。及墨鄂二夷強乞互市。始許諸

侯作洋艦。而薩侯爲之嚆矢。可不謂偉舉哉。是日同觀者數十人。皆奇賞弗措。有人私語曰。堅艦之作。自西洋始。熟習數百年。其巧固宜。我乃今仿之。無異于乳兒之學語。一朝變作。欲以此集事。不亦殆乎。余曰。不然。子獨不聞茅元儀言乎。曰。倭善鳥銃。他州無是妙。夫鳥銃亦叙自西洋。而他州不及。我之能者。非以邦人敏捷乎。凡物創闢爲難。既創矣。仿之者爭先競出。鳥銃之傳。從天文中。當其初。大友氏獨有一口耳。未踰歲。而諸侯莫不通用。防銃以竹牌。自武田氏始。未終月。而四隣皆爲之。船之在今日。亦將如之。兵固有先聲者。我舊無堅艦也。今而忽有之。諸蕃將曰。英與清爭鬪四年。清人未及造一戰艦。而日本乃有幾隻。敏銳之異如此。又將曰。日本素慄悍。刀槍之銳。他州罕比。加之。以堅艦。豈易當乎。如是則好。我者服。覘我者懼。是不亦不戰而屈人之兵者邪。客默然無以應。退而記焉。以俟仿造者陸續而出云。安政三年五月中浣。

狩虎記

征韓之役。豐公下命薩侯曰。欲得虎肉以資藥。須獵以貢之。書以文祿四年正月。至軍時。積雪埋山。不可得而獵焉。三月八日。薩侯與世子乘舩於唐鳴。至昌原。明日勒隊圍山。終日無所見。其翌披荆棘躡險阻。深入數里。列卒數千。分曹吶喊。峰壑爲震。俄而雨降。烟霧濛密。有虎走出。將突圍。安田次郎兵衛者。鳴津守。右衛門尉彰久之臣也。舞刀逐之。虎還顧迎敵。安田刺其口。殪之。須臾二虎跳躍飛走。直逼麾下。世子恐其迫。父也將身當之。舍人上野權右衛門揮刃邀

擊。虎蜚騰啣之。牙投可五步。負嵎大嘯。帖佐六七急驚斫頭。刀三下。虎怒噬其股。側有老松。枝條下垂。福永助十郎。猝尾纏枝。極力逆曳。永野助七郎。進擊斃之。其一遂遁。六七亦病瘡死。於是薩侯狀其事。獻獲于肥前行臺。豐公大悅。下手書褒賞。世傳之以爲虎狩云。夫暴虎馮河。夫子以警子路。祖禡暴虎。詩人以危其叔。皆戒其誇力冒危也。若薩士奉君命以狩。與敵愾赴戰。無以異焉。其猛毅趨捷。足立懦振怠者。千古豈有偉于此者哉。舊有薩人所作虎狩文。余更歌



之以詩曰。

豐公眼孔宇宙高。旌旗十萬蹴壯濤。欲吞朝鮮噬明國。汝王我犬虎是貓。就中薩軍尤精悍。投石超距氣庶庶。時惟三月雪方釋。圍山三匝隊幾曹。鼓聲動天。天欲圻。老虎驚駭循谷逃。逐之者誰安田氏。一閃忽見鮮血澆。須臾雙虎踴躍出。嗚牙來迫中軍旄。以身蔽君其名權。泰山一擲輕鴻毛。三士繼之相犄角。一攫虎尾一相邀。無是常山長蛇勢。一正一奇符兵韜。驍武兼見忠與智。何比馮婦鄉曲豪。吾讀虎狩文拔

劍起呼號。當時奇勇人人是。四夷八蠻視如猱。萬里橫行無抗敵。天地那邊留氛妖。嗚呼太陽攸初照。生氣何時不煊煊。勿謂世降兵鋒鈍。千秋不磨日本刀。

山田長政戰艦圖記

山田長政。駿府市人也。少有大志。好讀書。演武技。慶長初。出奔暹羅。是時。我商舶數來往暹羅。海賈及逋徒亡卒。成一聚落以居。名日本街。長政亦寓焉。會有外寇。國主下令。募能戰者。長政首糾合逋卒。為本邦軍裝。宣言大兵自日本來。援擊寇。寇却之。國主大

悅賞以采祿。後屢積功。累進爵邑。終封逸比留國。元和七年。上書。我執政。貢方物。後五年。駿河人有如暹羅者。長政見之。囑以戰艦圖。曰。吾與子同州。生於岳神祠下。今至。以武功享茅土。壹是。日本刀之末光。亦神之所祐也。子還。請以此揭神廟。以表吾報賽意。其人齋歸。如其言。相傳。題字係長政手蹟。其六觚龕。以安嶽神云。天明八年十一月。祠逢災而亡。客歲津田君平朝臣。爲駿城加番。聞摹本藏神庫。求而獲之。因謀復舊。命臣清宮秀堅。屬高嶋千春寫之。予爲

之記。展而觀之。其兩桅而排大砲者。彼國陣艦也。被甲胄帶雙刀。或把銃或把弧者。我遁逃卒也。金牟綵鎧披扇以指揮者。仁左衛門尉長政也。察其狀。鷲擊鷹揚。勢欲飛風霆。蓋其戰捷之實蹟。非虛構也。夫率烏合之衆。雜彼我之器。而兼用之。俾生熟俱靈。進止如意。非有勇智絕人者。安能如此。方今西夷魚鱗。視海警日棘。而世之以武夫自名者。視夷卒如疏席。視夷之器械。如神造鬼作。言及夷防。輒忝然無人色。比諸長政。其智愚勇怯。爲何如。津田君以伐閱右族。守

東海之要鎮。舉廢事。而及賤氓遺蹟。其亦有所深感。歟。乃行其意而為之詩。曰。

中行說漢華族。反噬以寇其君。吳三桂明大帥。倒戈以刺厥天。嗟呼長政何人。廼市井之賤夫。曾桑梓之不遺。奉神祇其有孚。敬神者亦敬君。雖離鄉豈忘國。資智勇兼節操。惜展驥乎殊域。是時洋夷方張。荷蘭暨西班牙。吞臺灣。噉呂宋。蠶食以及瓜哇。使長政奮餘力。掃蕩西班牙。割據西南諸島。為聲援於大和。則是倍我之強。而光我之華也。然而有時有

命。雖長政奈之何。煌煌之畫在堂。赫赫之神維臨。誰

耶。有提三尺雄飛以紹茲心。

去主紅嵐墅記

紅嵐墅在濠州烏鎮山之麓。方千餘弓。前敞後高。右控原陸。左佩深溪。幽窅奧邃。自為一區。常有紅嵐生焉。自外望之。艸木熹微。如有如亡。而入其中。則軒如故。諳地理者。為可建城堡。然村民傳以為有神怪。莫敢墾且居焉。有橋先生者。不貨而獲之。乃結茅其中。命曰三宜廬。廬外老桂六七株。稍南菊徑雙行。當巖

有字下脫一字

霜淒風之候。黃花挂香。兩與主人宜。因有三宜之目。廬西可五十步。地少窳。筠篁矗矗環合。爲小齋倚之。曰蓀巢。巢中藏十三經。篁外隔洧流。而柴門中有雪軒。所架皆政術書。前庭一凹一隆。松大小交參。枝葉古朴。有唐畫風趣。正南缺所。遙露一峯。孤直端秀。似拱揖而來。問之土人。不知何州山。因以客芙蓉呼之。先生冬月或居蓀巢。或栖雪軒。以讀所度之書。則竹籟松濤。終夜破夢。先生謂其免焮掌刺股之苦也。呼曰響友。廬之東有堤爲畧。曰魁春碣。環碣皆梅花。辰

隨雪。月朝夕陽有變態。而清芬漚鬱。來襲書窠。因命以香突。循碣而南數十武。地漸坡陀。有二伏水。粹湧左右夾碣以流。一步一曲。如往如復。兩岸櫻與楊柳參植。碣窮而池出。受二流以涵焉。螺旋以圍石嶼。嶼上掛竹屋。東窓曰裡雨。南窓曰鶯外。其室取柳柳州詩語。顏以甘拙。先生性直而靜。所爲必專一事。其欲觀古文詩。以春初入香突。欲看農書山經。艸木譜之類。以花月處甘拙窩。及其構思結撰。則又蟄於解困。或累日不出。出輒涉園圃。倘佯琅琅諷吟。家人乃知

其詩若文之成也。般因在烏鎮山之陰。有石龕。潤可容三五人。窓戶林第。渾然天工。或曰太古穴居時所穿也。取於荀卿所云空石。有人曰般者。以藉稱龕前隙地。百雉而狹。置射堞。砲房。槍劔坪。榜木曰運甓。先生讀書。倦則來以演技。或躍馬以爲顧盼叱咤之狀。先生又有畚鷄瘳。每歲比冰泮雪融。時集鬻亂六七人以放之。至童謠所言三月落風箏之時而止。從般因而東。可以赴漆林。西可以適茶垌。南可以至桃墩。柑塢及蒲萄坡。其北越山巔而下。呀然大谷。深不可

測。唯暗中有光。恍惚成文字狀。視者或以爲似私字。或以爲似偽字。言人人異。先生則云。分明是仁字。相傳昔有巨靈。擘旁大石以架之。有銅柱。刻曰一字橋。字樣似周篆。銅質奇古。不知閱幾千載。考字書。一讀如衮。評叔重解爲上下通也。然古今經傳無用此字者。一之字盛行。而一之字竟不行。蓋非橫者多取悅。而直者多取憎。故耶。渡橋直進數十步。石屏雙峙。東高西小。瀑從屏頂落。東聲鏗鞳。西聲潺湲。旁古木壽藤。幽蔭靚深。雖當盛夏。响午。令人悽然欲挾纊。先生

平居畏夏。夏月不能沉思。因倣宋人夏課法。專以諷誦經子爲事。及得此乃大喜。爲夏誦亭以對飛瀑。先生曰。吾雖畏夏而獨愛秋。此境之異。豈無賞秋之地乎。乃升高而望焉。見如明鏡在練囊中。於是誅亂莽。伐穢卉。則廓然清湖湧焉。銀浪如馬。混潑激灑。而左右翠微映帶。飛雁落木。點綴於風霞。乃構舍及樓。樓曰攬月。舍曰囊秋。置史傳於此以讀焉。每至英雄俊又之。鴻謨偉蹟。先生拍案呼快。則山光濤聲。來援氣勢。而三宜廬即在囊秋舍之西。亦先生秋末閱諸子

百家處。紛而名之曰紅嵐墅。先生無姓字。以其墅有十字橋。故人號曰十字橋先生。其行事有傳。本古切

十字橋先生傳

有隱君子曰十字橋先生。不知姓名貫籍。予童時從長者。聞其讀先生小傳臆之。然不能詳也。頃遇義丙者。自云先生家丁。爲予說之甚悉。因爲之傳曰。先生小字啼兒。長居十字橋。故人稱曰十字橋先生。先生生而痴騃善啼。鄉里以啼兒目之。歌曰。明日晴兮啼兒陽聲。今夕雨兮啼兒陰响。其父聞而笑曰。甚善名吾子。

也。因奔初字呼啼兒。十歲就塾師受讀。讀百遍不記。師嗔而逐之。乃嗚咽累日。父母慰之。百方不止。夜走託山寺。每旦鷄鳴起。陪主僧後。聽其誦經。夜則請而鈔之。鈔畢復讀。如是三年。自是穎悟異常。一日請父曰。兒性好靜專。乞得入山以讀書。去游四方。研經北嶺九年。閱子史南岳八年。最後棲虛靈山七年。以泛濫九流百氏笑曰。可矣。卜地烏鎮山之麓。營紅嵐墅。邀父母以居。嘗服元許魯齋之言曰。學者可先治產。產治而後學。得以專矣。自執耒耜耘耔。兼勤樹藝。挑

李之利。以助衣食。茶垌之利。以養僮僕。漆林之利。以供父母甘旨。蜜柑蒲萄之利。換穀以備不虞。會歲飢。先生出倉粟以賑旁村。所活二千餘人。明年里父老歛門來請曰。今夏麥大熟矣。願納麥以酬德。先生邀而勞之曰。勿須。吾有餘以周急耳。父老固請弗已。先生曰。必欲見報。乞爲我鑿濠若窖。父老懼曰。幸甚。詰且來役者二百餘名。輪日交替。浹辰而成。嘗有群盜斫關以入。悉陷大窖。家僮走告。先生曰。徐之。吾有處分。居三日。命盛饘粥大饗。緹以下之。盜既飢困。見之

且怪且喜。將啜之。有老賊止之曰。得無有毒乎。一年少進曰。吾先嘗之。既啜。以手撫額曰。旨哉。吾萬保無毒矣。乃皆就食。頃之。先生顧呼壯乙。面授方法。遣之。壯乙者元田家兒。有狼白晝入邑。邑人奔竄。乙父老。蹙不得走。狼既逼。乙時年十一。揮棍當狼。竟撲殺之。先生素知其有氣膽。故使之。乙腰酒瓢。組以入。謂盜曰。吾主公仁人也。許汝儕生還。遂自釀一杯。令盜徧飲。僉膜拜稱大恩。有泣者。乙指一盜曰。若年幾何。對曰。若干歲。又問其次。答曰。若干歲。既遍。因令以齒環

列。言曰。汝從吾後。挨次以來。不得有混淆。僉應曰。諾。既出。先生幅巾白布袍。踞胡床。一卅童侍側。盜五十餘人。以序蒲伏。膝行以進。坐定。先生逐次謂之曰。汝能改節為良民乎。縱之。不則鑿耳。言未畢。大礮响一聲。衆噩然僵踣。既而皆以頭搶地。先生乃懇喻理義。賜人粟三苞。布五端。錢百緡。放之。皆感泣而去。一人伏地流涕。累時不能起。既而擗頭頓地曰。主公生佛也。願得留仕。以備耕丁。即巨魁義丙者也。自此鄰里益服先生威德。常稱公以事之。至於過其門者。坐跪



振董而后行。有盜瓜者。田主捕之。將往訟。先生涂過  
圯橋。其人跳而投水以死。後有客商遺金於塗。暮還  
入茶店訪求。一婦人走至返金。商將分其半以與婦  
人。婦人不受。商與店主人強之。婦人曰。妾非不欲金  
者。妾亡夫。每宵見夢曰。吾昔盜瓜。慙面一橋公。故死  
汝。善戒吾子孫。必勿盜。必勿拾遺。必勿假而不之反  
之數者。皆一橋公所弗喜也。妾怖夫靈。是以不敢受。  
商因問曰。一橋公何人。店主人指前頭雲樹曰。彼為  
紅嵐墅公之所居也。其德甚邵。身長九尺。巨顏修頤。

目雙瞳子。黃髯過臍。背有六十四赤痣。狀如卦爻。蓋  
神人云。商乃遙拜雲樹而去。先生年九十餘。未嘗晝  
寢。一日倚柱而睡。鼾聲聞于外。既而寂然。視之則瞑  
矣。葬之日。有民三四十人負糧而踵。自廬家側奉香  
花至十旬者。問之先為盜者也。義丙曰。吾公與親和  
狎。父母好紙鷲。公亦酷好之。春月集童子。競放之。狂  
奔鬪笑。或至忘饕餮。而閨帷肅整。孺人敬之如神。然  
遇丙輩至寬。從事三十餘年。未嘗遇叱。平居兀兀。觀  
卷已。而武技精妙。雄勇不可測。烏鎮山有老狒。善作

雲霧時出害人。公乘月夜襲之。一發射其目。驟而雷  
雨晦冥。毒霧衝人。公含解藥。追踪遂斬其首而還。公  
蓋亦旁好兵云。

野史氏曰。先哲有言。古之隱士皆有氣概者。若先生  
者。豈特有氣概而已焉哉。獨怪先生晚節德達如此。  
而少時愚騃。壹如彼何也。豈天畀才於初生歟。將專  
精力學以移其天也。甚矣問學之不可誣也。顧予至  
弱至愚。平居諉咎於天。而其爲學。一知半解。鹵莽因  
圖。以竊生於天下。迨聞先生事。慄然恨死矣。爲之傳

所以警於我也。

